

## 关于乘坐义动词“趁”的考察

石 汝 杰

### 一、缘起

现代汉语中，指称乘坐交通工具的动作，常用的动词是“乘”chéng。但是，平时还经常听到“chèn车、chèn船”的说法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6版）“chèn”这一音节下，没有乘坐义的字。在这部词典里，表示乘坐义的动词有三个。首先是：

**【乘】**chéng (1) [动] 借助交通工具或牲畜出行；坐：～船 | ～马 | ～火车。(2) [介] 利用（机会等）：～势 | ～胜直追。**【注意】**口语里多说“趁”chèn。(3) (旧读 shèng) 佛教的教义：大～ | 小～。 (4) [名] 姓。(469页)

按：其下与乘坐义有关的合成词有：乘警、乘客、乘务、乘务员、乘员、乘载、乘坐。这些都是现代的词语，意义上有联系的古词，只有一个：

**【乘槎】**(1) 指上天。(2) 比喻入朝做官。

词典还特意指出：“乘势”等形式里，口语常说“趁”。此外，还有“加减乘除”等数学用法，与这个话题无关，这里不赘述。

另外两个有类似意义的动词是：

**【搭】**dā [动] 乘；坐（车、船、飞机等）：～轮船到上海 | ～下一班汽车 | ～国际航班。(230页)

按：其下的合成词中，与乘坐义有关的有：搭车、搭乘、搭客（〈方〉[车船] 顺便载客）、搭载。

**【坐】**zuò [动] 乘；搭：～船 | ～火车。(1746页)

按：其下没有与乘坐义有关的合成词。可见，这个意义的“坐”只能单独使用。但是，除了以上三个以外，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个读 chèn 的字：趁。如《汉语

大字典》有：

【趁】(二) chèn [《廣韻》丑刃切，去震徹。] ⑦乘坐；搭乘。(3714页)

下引不同时代的例子，如宋苏轼诗（趁船）、明张煌言和现代作家茅盾的文章（趁轻帆、趁便船）。（按，茅盾，浙江省桐乡县人。）

白维国主编的《近代汉语词典》有：

【趁】chèn 乘坐；搭乘。趁，通“乘”。(204页)

下引宋苏轼诗、《元曲选》、《绿野仙踪》等不同时代作品的例子，但是没有与乘坐义有关的合成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编者认为“趁”通“乘”，即两者在语音和意义上是相通的。

再看现代方言，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的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有：

【趁】chèn 乘坐（车船等）。吴语。(5962页)

词典说这是一个吴语方言词，列出上海、苏州的读音，并引《海上花列传》的例子，这里也没有与乘坐义有关的合成词。

李荣主编的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只有一处（崇明话，吴语）的例子。(4135页)

根据以上的调查，归纳起来，“趁”表示乘坐义的用法，在唐宋时代就有了，现在的方言（吴语）里也还在使用。

实际情况如何呢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课题。

## 二、文献和词典中的“趁”

从上文所引的词典中，我们已经看到，从宋代到现代，“趁”都有表示乘坐义的例子。再具体看一下《汉语大词典》：

【趁】chèn 彳与辶 [《廣韻》丑刃切，去震，徹。] ⑧乘坐；搭乘。唐白居易《陵园妾》诗：“老母啼呼趁車别，中官監送鎖門迴。”元无名氏《小孙屠》戏文第二出：“都趁玉勒金鞍，共尋佳致。”清黄遵宪《寄女》诗：“一月三往來，往來趁夜航。”李劫人《大波》第一部第一章：“从成都到宜昌就是趁的木船。”（第9卷1117页）（按，夜航，指夜航船。）

其下还有：

【趁船】搭乘船只。宋苏轼《至真州再和》之一：“北上難陪驥，東行且趁船。”清李玉《人兽关·雪中遇故》：“趁船到蘇州大郡所在，指望騙幾文錢鈔來糊口。”清黄承吉《进香谣》：“沓來如霧去如煙，或乘輿馬或趁船。”（第9卷1120页）

《汉语大词典》引了从唐宋时期到现代的文献用例，可见其历史已经很悠久。现代的例证是四川成都出身的作家李劫人的作品。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：

【搭乘】乘；坐（车、船、飞机等）。（230页）

亦即，“趁”和“搭乘、乘坐”都是同义的动词。

我们在文献中，看到动词“趁”的对象，主要是车船等交通工具。明末的文献里，最常见的是“趁船”：

他们是个穷鬼，料道雇船不起，少不得是趁船。（醒世恒言20卷）

叫船不起，只得走出胥门外，寻一便船趁往。（娱目醒心编15卷2回）

那杜开先同了韩玉姿私奔出来，趁了渔船，……不上三两个时辰，约行了一百多里。（鼓掌绝尘7回）

如以上例子所述，那个时代，没有公共交通，出行须自己雇车船；没有钱雇船的，只能搭乘航船或者坐“便船”，与人合乘。在江南水乡，坐航船是很常见的（夜间载客航行的船叫做“夜航船”），其作用类似现代的公共交通。

【航船】定期作短途行驶的载客运货的船只。旧时常见于江南水乡。（汉语大词典第9卷5页）

下一例中，描写和尚与一个秀才合坐航船的场景：

僧同秀才趁船，秀才欺僧，乃横卧舟中。（笑府2卷）

这一片段很有名，明张岱在其编纂的类书型杂著《夜航船》前言中也引用过。下一例也充分说明，趁船就是搭便船（附舟）：

行至江州，忽见巨舟泊岸，篷窗雅洁，朱栏油幕，甚是整齐，黄生想道：“我若趁得此船，何愁江中波浪之险乎？”适有一水手上岸沽酒，黄生尾其后而问之：“此舟从何而来？今往何处？”水手答道：“徽人姓韩，今往蜀中做客。”黄生道：“此

去蜀中，必从荆江而过，小生正欲往彼，未审可容附舟否？”水水道：“船颇宽大，那争趁你一人？只是主人家眷在上，未知他意允否若何？”黄生取出青蚨三百，奉为酒资，求其代言。（醒世恒言32卷）

从“趁”这一动词的使用来看，其主要意义是指乘坐各种交通工具。早期以船为主（如上文的各例），到近代，出现了马车、轮船、火车等，一般需要付一定的资费（相当于现代的购买车票）。如：

晨起趁江阴航船，一路逆风，继以微雨。（浮生六记3卷）

倪明朝到龙华去仔，趁格部马车，转来就到虹口去看罢。（九尾狐36回）

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回）

你道晴轩为何不趁铁路？原来汽车虽快，却怕头晕，因素日脑中有病的。（市声36回）

老人家是省俭惯的，只趁烟篷。只得一天半，到了上海。（负曝闲谈17回）按，烟篷，是一种简陋、便宜的小火轮。下一例中，“趁”和“坐”连用：

便端整行李，打算到上海趁了轮船到天津，由天津坐火车进京。（负曝闲谈4回）

以下例子中的“趁”，可以理解为单纯的“乘坐”，与是否付钱无关：

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，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。（海上花列传9回）

格末倪明朝到龙华去仔，趁格部马车，转来就到虹口去看罢。（九尾狐36回）

### 三、考察现代方言的情况

从以上引用的各种文献和词典中，我们只看到吴语（上海、苏州、崇明）和四川官话（成都）有用“趁”表示乘坐义的。其他方言如何呢？

首先，普通话里有没有这样的用法呢？先看民国年间出版的《国语辞典》：

【趁】ㄉㄨㄣˋ chenn ①逐，如“花底山蜂远趁人”，见杜甫诗。②因利乘便之意，如趁早儿、趁熟儿。③寻，取，如“胡乱趁些晚饭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”，见

水浒传。④追，随，如“随你怎的说，我当初是女儿填房嫁他，不是趁来的老婆”，见明人小说。(2855页)

这里列的意义大多见于近代汉语的文献，只有②是现在还常用的意义。这里没有列“乘坐”义，但是，在其下有：

【趁船】谓附人之船以行。

从词典的编纂风格和释义来看，单凭这一点，似乎难以判断这究竟是现代的用法还是近代汉语的遗留。

再仔细查检，很少有人提到，这一动词在自己的方言里是怎么说的。虽然我们查到吴语有用例，但是还有研究者对此感到有怀疑。如汪平《苏州方言研究》，列出了“乘<sub>~汽车</sub>”，放在[ts<sup>h</sup>ən<sup>412</sup>]“寸衬趁”的后面(156页)；这一做法，又见于他的《苏州方言语音研究》(220页)。他在《吴江市方言志》中，则直接把“乘趁”排在一起(95页)。简单来说，他记录了表示乘坐义的“乘”，读音同“趁”，但是又不认为这个字就是“趁”。当然，从上文引用的各种资料看，认定这个词就是“趁”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再看其他方言里的情况如何呢？我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查。一是查看现有的各种调查报告里的记录；另外一方面是在微信群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。先看微信调查的结果。

#### (一) 微信群的调查

2018年夏天，我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多个微信(wechat)群里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调查。请各地的朋友帮助，调查了以下内容：

在你的方言里，表示“乘chéng”(车/船)的动词，除了“坐”以外，能不能用“趁”(chèn)。此外，还有用其他动词的吗？回答时，请告诉我，你说的是哪里的方言(属什么方言区，或者是某类方言，如客家话)，地点越具体越好，如某省某县某村。

得到回答的群有(按群名顺序排列)：变音的奇妙世界、CL forum、方言学研

讨、海外吴语调查研究、跨语言研究、沙地一家人、上海语文学会、实验语音学沙龙、吴语学堂、吴语研讨、吴语语文、吴越文艺讲堂、扬雄方言、语言类型学、语音问题等。这些群，参与的人数多少各异，从几十个到几百个（最多的是500人的群）。此外，还得到了我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朋友的热情帮助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以下的各种形式，都是上述的各地朋友提供的，也许其中有一些个人背景、语言色彩的差异，由于他们大多数是语言研究者，可信度比较高。

归纳起来，用“趁”这个形式的（一般不排除“坐”）集中在江苏、上海、浙江，是以吴语为主的区域。如：

(1) 江苏：

用“趁”的：长江以南有：苏州、昆山、张家港、无锡、宜兴；长江以北的有：泰州如皋、启东（汇龙、三圩里）、盐城（大丰）。

和其他形式兼用的：武进（搭、趁）。

不用“趁”的：[1]搭：常州、金坛、启东沙里；[2]坐/搭：丹阳；[3]坐：南通、徐州。

江苏省的语言分布，南部是吴语，北部是官话（江淮方言和中原官话）。所以，南北有明显的不同。有趣的是，在吴语的北部边缘（如常州、丹阳等）不用“趁”的就多了。

(2) 上海：

以用“趁”为主流，如：市区、崇明、松江、奉贤、南汇、金山等地。闵行莘庄：趁车/搭车。还有朋友强调说，只用“趁”。

(3) 浙江：

用“趁”的地点多，如：海盐、嘉善（魏塘）、临平、绍兴、萧山（城厢镇）、桐乡、湖州（南浔、织里）、余姚、宁波、嵊州、台州（椒江）、温岭、温州。

与其他动词同用的：杭州、浦江两地的老派用“趁”，一般用“坐”。临安高虹镇：坐/趁/搭。

只用“坐”的：永康、义乌、临海、义乌、金华、江山、开化。

衢州城里：搭。

在浙江省，用“趁”是多数，但是也有较多不用“趁”而用“搭”的地点，这可能是跟邻近的安徽、福建的方言有地域上的共同点。

(4) 安徽：

以“搭/坐”为主，如：安庆市怀宁县清河乡南山村、马鞍山市当涂县太白镇、铜陵市枞阳县老洲镇、岳西县店前镇司空村、宣城市绩溪县荆洲乡。

寿县：坐车；六安金寨县梅山镇：最常用的是“赶车/赶船”，也可以用“趁”；阜阳界首（靠近河南）：趁车。

(5) 福建：

以“坐/搭”为主：福宁片（如周宁县狮城镇）、莆仙方言（如莆田镇）、泉州。仙游能说“坐车、搭车”，但是说“坐船”，少用“搭船”。

(6) 江西：

搜集到的例子不多。赣州会昌（客家话）搭；湖口：坐车/搭车。

以上（1-6），以江浙沪为中心考察，联系周边的省份，可以观察到，用“趁”的地点，集中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区，往外围走，就用“搭”了，其中也有少数地处吴语区中部的地点（如临安高虹）是例外。下面再看外围方言的情况。

(7) 广东（含香港）、广西：

以“搭”为主，有香港、广州、梅州各县；桂林、玉林。分布在这里的方言主要是粤语、客家话。

(8) 四川：

有三个形式：赶/坐/搭。筠连、达州宣汉县厂溪镇：赶车；巴中：赶车/坐车；广安：赶车/搭车；南充：坐车，少用“搭车”。

(9) 贵州：贵阳、遵义：坐车。

(10) 湖南：

有两个形式：搭/坐。益阳：搭车；邵阳：搭/坐；长沙、临武（大冲、麦市、县城）：坐。

(11) 湖北：

有三个形式：搭/坐/赶。恩施：赶车/坐车；荆州：搭车；阳新白沙镇：坐车。

(12) 河南：

有三个形式：坐/趁/搭。有多处方言用“趁”。[1] 坐/趁：许昌、平顶山、鲁山、林州；[2] 趁/搭：中牟、洛阳、沁阳；[3] 坐/搭/趁：驻马店市驿城；[4] 趁：内黄、新乡；[5] 坐/搭：信阳罗山县。

河南的方言主要是中原官话和晋语。有分歧的是，“趁”（车）和“搭”（车）是否要付钱，各地的朋友说法不一。

(13) 山东：

搭：济宁、菏泽、莱西；坐：郟城。

(14) 山西：

有两个形式：坐/赶。用“坐”的多：临县三交、山阴、文水、大同、平遥、灵石、长治。赶/坐：太原及晋中各县。

(15) 其他北方方言：

天津市内：搭/坐。河北唐山：搭/坐；张家口张北：坐车。辽宁大连：坐/乘。内蒙呼和浩特托克托县、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：坐。

从(7)到(15)，搜集了江浙沪及周边地区以外各地的说法，得到的调查结果不是那么多。其中最常见的是“搭”，比较特别的是“赶”。

总体来看，“趁”在吴语地区有广泛的分布，但是在河南的中原官话和晋语的区域里，也见到多个地点用“趁”。这样的分布，中间隔开了一个地带（吴语的北部边缘、苏北和安徽的江淮方言，以“搭”为主的区域，见上文(1)和(4)），一个同源词为什么会在地理上形成这样一个ABA式的分布，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现象。此外，《汉语大词典》收的文献用例有四川人的作品，但是，这一次没有调查到四川有用“趁”的。可见，还有遗漏的可能性。

(二) 各种现代文献和调查报告里的情况

(1) 综合性的方言报告

《汉语方音字汇》在“乘”字下，扬州、苏州、温州都有两个读音，第一个是阳平，应该是其本来的读音；第二个是阴去，编者注：“为‘趁’训读，丑刃切。”（340页）可理解为：意义是“乘坐”，读音却是“趁”。即本文所论，“趁”有乘坐的意



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同一处，北京、太原也各列出了一个去声的又读，但是没有任何说明。很可能是因为北京话读 [tʂʰən]，与“趁” [tʂʰən] 的韵尾不同，因此编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“趁”。为此请教北京人、北京语言大学张世方教授，关于 chèn 这个音，他说：“北京人说‘坐车’，现在多用在‘chèn客’这个词里。”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在“趁”以外，还有一个读去声、韵尾是 [-n] 的表示乘坐义的动词。这个形式究竟有怎样的来源，与“趁”有无关系，本字是什么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太原话的情况有不同，韵尾不分前后鼻音，“奔枕声”都是 [ən] 韵母。为此请教了太原人、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跃龙教授，他说：“太原方言，说‘坐车’更普遍，去声读法在我的小学老师那里听到过。‘乘客’一般都读阳平。”看来，这一个读去声的动词可能就是“趁”，但是，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，河南晋语有说“趁”的，却没有搜集到山西方言的同类例子。

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》在“乘”字下有注：“乘”字在苏州以下八点都有两读，“乘除”的“乘”读阳调类，跟平声蒸韵相合，“乘车”的“乘”读阴调类，可能别有来源。（524页）

这里的八个地点是：苏州、无锡、常熟、常州、海门、上海、嘉定、松江。都属于吴语区。编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了，但是同样没有肯定这就是“趁”。

《汉语官话方言研究》在“乘”字下，南京、泰州（都属于江淮方言）有两读，第二个音也是阴去。但是，没有具体说明。（482页）

## (2) 各地的方言报告

各地的方言调查报告中，很少有关于乘坐交通工具用什么动词的记录，只好看同音字表里记录的“乘”和“趁”的读音如何。

“乘”和“趁”一起排在去声的，有：

山西山阴（18页）、广灵（16页）、晋城（23页）、太谷（17页）、朔州（109页）；浙江嘉善（71页）、湘语辰溆片（四个地点，268页）

但是，这些报告没有意义和用法的说明。而以下各个地点的字表里，有注，意义明确，如：

趁乘（乘客）（山西清徐，21页）

趁乘(乘车)(山西朔县, 22页)

趁秤乘(乘车)(新疆吉木萨尔, 69页)

同样加上实例说明意义和用法的, 还有: 浙江杭州(22页)、萧山(680页)、余姚(45页)、富阳(51页)、云和(299页); 江苏常熟(537页)、常州(39页)、海门(126页)。(用字的情况各有不同, 这里不一一照抄)

总之, 如果报告里对意义、用法做出具体说明的, 就可以肯定地说, 这一方言里存在着表示乘坐义的“趁”。如果单凭同音字表里两个字排在一起这一点来作出判断, 还是会有误解的危险。如王平夷的湖北竹溪方言, “趁乘”排在一起(100页), 但是作者本人说明, 这不是坐车, 而是指“乘法”; 他们的方言乘车一般用“坐”、“搭”, 口语里不用“乘”。所以, 即使如此, 我们无法轻易地判断字表里的“趁”一定有乘坐的意义。

以上的调查中, 在提到同一个地点的方言时, 不同的作者、不同的报告可能有并不完全一致的判断, 因为不影响整体的结论, 我们姑且置而不论。

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调查,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表示乘坐义的“趁”在地理上大致的分布情况。

#### 四、跟“乘”的关系

从意义上看, 乘坐义的“趁”当然与通用的动词“乘”有联系, 有的方言里发音也比较接近。从历史上看, “乘”的出现很早, 除了车船以外, 坐轿子、骑牛马(还有龙), 都可用。如《汉语大词典》引用的早期例证出自《书经》:

【乘】2. 乘坐。《书·益稷》: “予乘四载, 随山刊木, 暨益奏庶鲜食。”孔颖达疏: “我乘舟车輶橐等四種之載。”唐李白《赠汪伦》诗: “李白乘舟將欲行, 忽聞岸上踏歌聲。”叶圣陶《四三集·老沈的儿子》: “这一天是星期日, 老沈乘了早车跑来看我。”(第1卷666页)

趁, 也见于《说文解字》走部, 段玉裁注:

【趁】趨也。从走彡聲, 讀若塵。(注: 丑忍切。…按, 趁當平聲, 同馬部駢, 張人切。今人“趁逐”字作此, 反語爲丑刃, 非古義古音也。)(许惟贤2015: 112页)

段玉裁的注文，意思是，读平声（张人切）的才是本义，读去声（丑刃切）的“追逐”义，并非古音古义。而到现代“趁”的“追逐”义，也可算是古义了，那么“趁”的其他各项现代常用意义（包括乘坐义），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应该就更晚了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能看到，“乘”和“趁”这两个字还是有用法相通的地方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在解释“乘机”和“趁机”时，虽然说法有一些参差之处，但是意义基本相同，如：

**【乘】**⑥利用；凭借。《左传·文公十七年》：“秋，周甘馘败戎于邲垂，乘其饮酒也。”《汉书·朱云传》：“充宗乘贵辩口，诸儒莫能抗。”前蜀韦庄《长安秋夜》诗：“牛犢乘春放，兒孫候暖耕。”柳青《铜墙铁壁》第十四章：“黑云乘风翻滚着，涌过了风山上空。”（第1卷666页）

**【趁】**⑧乘便；乘机。唐白居易《早发楚城驿》诗：“月乘残夜出，人趁早凉行。”元戴善夫《风光好》第二折：“小娘子，趁此夜闌人静，成其夫婦，多少是好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九二回：“時遷、石秀進的城門，趁闌哄裏溜進小巷。”巴金《春》五：“觉新趁这时候把剑云拉到左上房窗下，跟众人见了礼。”（第9卷1118页）

这里举的例子古今都有。再看其下所列的合成词，也有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形式和意义，先看“乘机、趁机”：

**【乘机】**有机可趁；利用机会。《晋书·慕容暉载记》：“今若乘机不赴，恐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。”唐韩愈《与柳中丞书》：“乘机逐利，四出侵暴。”《警世通言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：“孫富吟詩，正要引李公子出頭，他好乘机攀話。”周立波《湘江一夜》：“‘他不懂得作梦吃东西。’小赵乘机又刺他一下。”

**【趁机】**乘机，利用机会。许地山《缀网劳蛛·换巢鸾凤》：“祖凤趁机问他：‘你认得金成么？’”茅盾《脱险杂记》五：“这一个弱点如果给他看破了，那他一定要趁机敲诈的。”

应该说，两者在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乘机”有年代比较早的用例。

此外，还有：“乘便/趁便；乘熱打鐵/趁熱打鐵；乘人之危/趁人之危”等，可以说，不同的只是写法而已。其他成对的合成词，如：（括弧里是《汉语大词典》

的释义)

乘空 (趁着空闲、乘间) / 趁空 (乘机、利用空闲时间);

乘凉 (趁着凉爽的时候、热天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) / 趁凉 (热天在凉快透风的地方休息, 以求凉意、趁凉爽之时);

乘時 (乘机; 趁势) / 趁時 (及时、乘便, 利用有利时机);

乘勢 (趁势; 乘机) / 趁勢 (凭借有利形势; 乘机);

乘閒 xián (趁着空闲) / 趁閒 (乘空闲时间) / 趁閒 jiàn (乘机);

乘興 (趁一时高兴; 兴会所至) / 趁興 (趁着兴头);

乘虚 (趁人空虚无备) / 趁虚 (趁其虚弱或空虚之时)。

以下各例, 虽然文字上有不同, 意义当是相同或者相近的:

乘風轉舵 / 趁風使柁 / 趁風轉帆

《中华大字典》列出“趁”的六个不同的意义和读音(按, 后面附的拼音是我加的): [1] 丑忍切 (音疾 chěn)、[2] 池邻切 (音陈 chén)、[3] 尼展切 (音碾 niǎn)、[4] 知邻切 (音珍 zhēn)、[5] 丑忍切 (音疾 chěn) 止忍切 (音轸 zhěn)、[6] 乃珍切 (音撚 niǎn)。(申集92-93页) 值得注意的是, 这里没有我们熟悉的音 chèn。字典在[1]“丑忍切”下, 有:

④乘也。乘时、乘势。俗言“一早、一势”。又附人舟车曰“一船、一车”, 亦此意。(申集93页)

这里, 对“乘”(乘势/趁势)和“趁”(趁船)在意义上的联系, 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。我的分析与之有不谋而合之处。唯一有问题的就是, 字典给“趁”标的读音是 chěn (上声)。

《辞海》(1936年版)有:

**【趁】**[甲]耻印切, 音疾。②乘也, 因利乘便曰趁; 如俗谓乘船曰趁船, 因势曰趁势。(酉集122页, 总2772页)

这里, 把两者合在一起, 强调其“因利乘便”的侧面。不同的是, 把去声的读音(chèn)放在了第一个甲项。

《同音字典》在“趁”下有:

④附搭，追随。[例]趁船、趁逐。(521页)

字典企图把两个不同的意思勉强地凑合到一起，列为同一个义项，似不如《辞海》的说法合理。

关于这个字的读音，也值得考察一下。《汉语大字典》(2013年)收了五个读音：知邻切zhēn、丑刃切chèn、直珍切chén、尼展切niǎn、止忍切zhěn。其中的“丑刃切”引自《广韵》去声震韵(趁逐)，而如上所述，《中华大字典》(1915年)没有采用这一读音，也没有列出“趁逐”这个义项。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以及旧《辞海》比较偏重古音古义，收入的字音相对多一些，而现代的中小型汉语词典，排除了现今罕用的音义，只收一个chèn了。如《国语辞典》(1947年)就是这样。几十年里发生这样一个语音的变化，其具体的过程，还有深入探究的必要。随之新产生的一个疑问是，现代的词典和方言口语中的“趁”chèn这个音，应该是原来就有的，有《广韵》的反切可证，宋元以后的文献里也能见到很多用例。但是为什么却为《中华大字典》所无视呢？可能还是文言高雅，口语粗俗的意识在起作用吧。

从以上的考察结果来看，“乘”和“趁”在历史上确实有相当的“缘分”，随着“趁”增加了乘坐交通工具的用法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更近了。在实际运用中，嘴里说的是“趁”，写到书面上的却是“乘”，这样的情况也很多，也就是说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训读的关系。(见《汉语方音字汇》340页注)

## 五、小结

上文已经指出，“趁”表示乘坐义的用法，出现于唐宋时代，广泛使用于明清以来的近代文献中，其现代的分布则集中在以吴语为中心的地域。从历时的角度(历史的)和共时的角度(分布地域)来看，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理由是，明清时代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江浙地区，尤其是苏州、杭州一带，有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，出版事业也极为兴盛，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中心才逐渐转移到上海。总体上说，其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始终是发生在吴语地区。在这一时期，这一区域创作、出版的各种文献数量巨大，其各方面的综合影响(包括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影响)当然会随之一起传播到全国各地，“趁”的这一用法也就随着传播开

来了。我曾断言，现代普通话（汉语的标准语）的形成过程中，近现代吴语区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为丰富和完善汉语的标准语做出了很多很大的贡献。（石汝杰 1995）可以说，这个贡献也是这一传播过程延续和继承的自然的结果。

作为结论，我们能认为，在汉语的历史上，“趁”表示乘坐的意义，产生的时期比较晚，在强调指称搭乘便船（一般须支付资费）等公共交通工具时，其具体意义才真正确定下来。但是，借着书面语特有的强大影响力，“乘”在书面上始终占有绝对优势；而“趁”，虽然有较广的地域分布，但是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，其使用就受到了明显的局限，在书面语中露面的机会就少了。这样，就导致两者在运用上的不平衡，并形成了一种类似训读的关系。

从另一个角度宏观地考察现代汉语的全貌，还能作出以下判断：“乘”只用在书面语中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在口语中使用；而口语的形式，首选是“坐”，是最普通、最常用的；其次是“搭”，在南北很多方言区里都广泛使用。而“趁”则集中在吴语区和其他方言区的部分方言里，这一形式和用法得到中古和近代文献的印证和支持，显示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。但是，从上文可知，文献及调查报告中曾经用“趁”的地点，有些在这一次调查中没有得到印证（如成都话），这说明：过去“趁”的使用区域比现在更广，在北方官话的影响下，就在最近几十年中，其范围还在缩小。

这一现象，反映出汉语在书面语（标准语）和口语（方言）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依相存、又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的复杂局面，涉及语音、词汇、文字等多个领域，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值得在更广的范围里进行深入的探究。

【附记】关于本文的最初构想，曾于2014年秋天在熊本学園大学大学院的演习课上介绍过；更详细的想法，在「語史再構における言語地理学的解釈の再検討—類型的定式化の試み—」第五回研究会（富山大学人文学部，2018年6月30日）上以「漢語方言における“趁（乘）”（乗り物に乗る）を表わす語形の分布—文献及び現代方言から—」的题目发表。后来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，还曾在多处（包括微信群）向很多朋友请教过，获益匪浅。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，本文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### 参考文献

【说明】本文引用的文献用例，没有特别说明的，都采自《明清吴语词典》以及编纂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数据库，请参考该书所附文献目录。又，文中以地名引用的方言资料，后面标有页码的都出自以下各个相关文献（书名中有该地名）。

- 白维国主编：《近代汉语词典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5年
- 北京大学中文系：《汉语方音字汇》（第2版重排本），语文出版社，2003年
- 崔霞、贺宏、李颖：《朔州方言研究》（朔城区卷），九州出版社，2012年
-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：《汉语大词典》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94年
-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：《汉语大字典》（第二版），崇文书局、四川辞书出版社，2010年
-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：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60年
- 江荫禔：《朔县方言志》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，1991年
- 李 荣主编：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
- 马文忠：《广灵方言志》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，1994年
- 潘耀武：《清徐方言志》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，1990年
- 钱曾怡主编：《汉语官话方言研究》，齐鲁书社，2010年
- 钱乃荣：《杭州方言志》，好文出版，1992年
- 瞿建慧：《湘语辰溆片语音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
- 沈慧云：《晋城方言志》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室，1983年
- 盛益民、李旭平：《富阳方言研究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8年
- 石汝杰：吴方言区作家的普通话和方言，《语言文字应用》1995年第3期
- 石汝杰：《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6年
- 石汝杰、宫田一郎主编：《明清吴语词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5年
- 舒新城等主编：《辞海》（中华书局1936年版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
- 太田斋、曹志耘：浙江云和方言音系，《方言》1998年第4期

- 王平夷：《竹溪方言语音研究》，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2017年
- 汪平：《苏州方言语音研究》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
- 汪平：《吴江市方言志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10年
- 汪平：《苏州方言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
- 王洪钟：《海门方言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
- 肖萍：《余姚方言志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
- 徐元诰等：《中华大字典》，中华书局，1915年
- 徐越：《吴语嘉善方言研究》，黄山书社，2001年
- 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：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
- 许惟贤整理[许慎撰、段玉裁注]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15年
- 杨述祖：《太谷方言志》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室，1983年
- 杨增武、崔霞：《山阴方言研究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
- 詹镛安：《萧山方言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10年
-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：《国语辞典》（1947年版）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9年
-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：《同音字典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57年第2版），（日本）白帝社（覆刻版），1985年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：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6版），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
- 周磊、王燕：《吉木萨尔方言志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
- 周源、屠国瑞主编：《常州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
- 朱大可：《常熟方言词汇》，广陵书社，2015年



## Abstract

In Chinese language, there are several verbs to express the action of movement by a vehicle (a car or a boat( ship)) etc. The most used verb is *chéng* (乘), while other verb *chèn* (趁) is often used in the literature ( published from Song dynasty to nowadays ) and the oral language (as well as a dialectal form). The article lists their usage in various dictionaries and literature, and analyses its meaning and written forms in view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.